



老上海，旧事满苔痕。
依傍时光船舷，打捞半轮残月。

上

海

娘

长篇小说

苏想 作品



一座城市和她的女人们。
女子的寂寞，也是世人的寂寞。

“苏想是当世张爱玲。”

——各大学文学院、各中学语文老师同声推崇
“《上海娘》让我明白，人生还是看不透为好。看透了爱情的人
是要死心的，看透了人生的人是要出家的。”

——看过此书的女读者的MSN签名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上海娘

◎ 苏想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娘 / 苏想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244-442-3

I. ①上…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7595 号

上海娘

作 者 苏 想

责任编辑 朱宝元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442-3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上卷 烟花

流萤飞，烟花落，苔痕侵帘幕。
行行远，明明灭，去年今日薄。
曾记来时路？

第一章 皮肉生涯 / 002

第二章 凶案 / 036

第三章 药 / 084

第四章 因缘 / 132

下卷 朝暮

流年转，朝朝暮，露湿来时路。
花事了，重重复，倾城怜一顾。
回首寻无处。

第一章 异乡 / 172

第二章 各花归处 / 211

第三章 胭脂店 / 245

第四章 前世的债 / 275

往事录 / 297



上卷 烟花

流萤飞，烟花落，苔痕侵帘幕。
行行远，明明灭，去年今日薄。
曾记来时路？

第一章 皮肉生涯

1 楼梯

眼睛打的小瞌睡，又一次被屋中嬉笑呻吟的肉体触碰声打断。听得多了，眼睛也就觉得和外头的猫叫春相差无几，见怪不怪了；就像无论什么肉，再白花花好看，搁在砧板上，还是和猪肉相差无几。

四月的夜，小花厅里还有些潮冷，裹紧了毛衣开衫，眼睛打了个哈欠继续睡。最近流行起绒线衫充外套了，毛衣是南房大先生金盏菊的，洗缩了水，金先生不要了，撂给了眼睛。枣红色的羊毛，袖口绞了黑丝绒的滚边，虽然有些起球，但眼睛很喜欢。

柯小开是精力旺盛的人，每次他来，金盏菊都不得好睡，眼睛也是。明天早上刷马桶的时候，对门的阿青肯定会问：“眼睛，昨日又上夜班啦？夜班费有哇？”

以前，柯小开也是给过眼睛小费的，不过仅有一次，因为眼睛不会笑，给了小费也不说谢谢，就拿一双眼睛直瞪瞪看着，让人再没了兴致。所以，院里打小牌的时候，眼睛也是不许进的，因为一张晦气的面孔。

眼睛晓得院里的其他人都议论金盏菊，因为她总是留客过夜，一丝没有长三堂子一等一的金贵架子，西房的潘先生更是嗤之以鼻地说：“到底是北面小班来的，一身骚气。”

金盏菊是北平来的，但老家是山东。有时候，她会自己烙饼，卷了葱抹了辣酱发了狠地啃。吃完了，再一遍一遍嚼了茶叶漱口，漱得嘴唇都泛了白，才罢休。

孰贵孰贱，眼睛是不管的，因为这件毛衣，蹲小班的时候才得了几分暖。眼睛心里，还是感激金盏菊的。

门缝里有台灯的光溢出来，晕黄柔和。眼睛想，这般光泽的屋子里面，即使脱光了衣服，也不会冷吧。

外头的厨房里有轻微的乒乒乓乓声，眼睛有些迷惘，想着：是老鼠，猫？还是鬼呢？

清早伍阿姨在厨房里哇哇大叫的时候，眼睛已经在后门刷马桶。竹制的刷子像刮皮一样狠狠地刷。清水倒进去，和混的浊的一并流出来，淹没在弹咯路大小石块的间隙里，缓缓地被吸收着。

“又闹老鼠了吧？”阿青问。阿青是隔壁敷香院的，比眼睛大些，白瓷的脸盘喜欢扎两个辫子，显得脸架子越加圆白，像个饱满的糯米团子。

“可能吧。”眼睛盯着有些褪色的红漆马桶上闪烁着的水珠子，莫名其妙地有些发怔。

眼前有一只蝴蝶飞过，金色的，还扇着半透明的翅膀。那么薄的翅膀，好像风一刮来，就要把它吹散了似的。

“阿青！”眼睛有些梗塞地问，“侬（沪语：你）看见蝴蝶了哇？”

“蝴蝶？在啥地方啊？刚刚四月份，噶（沪语：这么）早还没蝴蝶呢。”

“我看见了。”一个早上眼睛都有些不痛快地默默嘟囔。

柯小开一早就走了，金盏菊却是中午才起来，披了件厚的锦缎睡袍，毫不掩饰白皙头颈上刺眼的淤青，蓬松着头发懒散地晒太阳，说是嘴里淡，让眼睛去外头买荠菜的小馄饨。伍阿姨见她不吃自己烧的饭，有些不快，但很快又忙碌起来，因为下午潘楚怜有客。

眼睛回来的时候，把热腾腾的馄饨交给金盏菊，一个人偷偷跑到旁边吮手指头。路口的小食摊子，小馄饨烫了捞起来，一把细碎的虾米撒了，鲜痒得眼睛的口水已经滴出来。半路上她偷吃了一只，吃得很快，险些烫着了嘴，现在手指上还沾了点油腻的汤汁，已经干了，冷冷的腥咸。

北屋里传出琵琶声，声声珠玑。“又来了，”金盏菊白了下眼睛，讲，“弹棉花一样。”眼睛却喜欢听，听不厌似的，因为听不懂，才觉得好听。

一个不悦的声音在眼睛后面沉幽响起来：“整天弹不停，也不见弹出一分铜钿（沪语：铜钱，此处指钱，“钿”沪语发音 Di）来？”

“姆妈（沪语：妈妈，此处指老鸨）来啦。”金盏菊打招呼。

眼睛的头垂下去。对于十三玲珑，眼睛骨子里有股惧怕。从来聚春堂的头一日，第一次对上那双眼睛起，眼睛就觉得害怕。因为那眼睛太大了，大得好像会把人装进去。

其实十三玲珑也觉得眼睛的眼睛很大，少有和自己眼睛一般大的女孩子，就那么死死盯着你看，又哗的垂下头，睫毛也长。于是，就买下她做了讨人。当然，也是因为眼睛便宜。

“伊（沪语：她或他）叫啥名字？”当初，十三玲珑掐着眼睛的大拇指在一纸契约上按下个鲜红的手指印后问，一边瞥见旁边的小姑娘正瞧着自己胭脂一样的大拇指，接着偷偷地往嘴巴上抹。

“呃，”表舅打了个格愣，“老板，伊的大名，我还真不晓得，小名，小名叫来金（沪语，与眼睛发音雷同）。”

“眼睛？”十三玲珑笑起来，“蛮好，就先叫着这个名字好了。”

“姆妈，还有两个礼拜，北房间裘阿姐的聘期就到了吧。”金盏菊探问着。讲来，这般一等堂子里的几位大先生，皆是与当家姆妈签约画押，互惠互利。金盏菊签的是一季，算算时间，当然晓得北边房间的那位就快到了期限，却还是青黄不接地欠着约钱。白日里况闲聊赖，于是金先生这般得了空子便跟着凑个闲事，幸灾乐祸。

“嗯。”十三玲珑点头，脱了罩在衣裳外头的钩花马甲，举了手帕眼睛望着天，讲，“中晌太阳倒大起来，不像早上，倒热起来了。”随即和跟在身后边的小先生小十三翡翠说，“看吧，做啥事体，都要有先见之明，你今朝穿了夹里的旗袍，现在肯定是热了。”

小先生噙了嘴，嘴唇很红，嘟得小小的，粉嫩好看得想让人啃一口，开口道：“姆妈讲得对，啥人（沪语：谁）会比你聪明呢。”

小先生今天穿的是粉红色勾着花骨朵金丝包纽的旗袍，是新做的。现今的旗袍不似从前刻板，小袖子窄肩圆胸褶子细腰身，小翡翠一披挂，水灵滴透粉桃子般饱满。眼睛有些羡慕地瞧着，同是讨人，小先生的生活就快活得多，因为她是十三玲珑自小养大的，也许，还是亲生的。

“是热了，我去调（沪语：换）件衣裳去。”小十三翡翠说罢就下楼去，眼睛瞧着她往下走，心里数着一、二、三。才数到三，就看到她直挺挺地摔下楼去，然后是一阵撕心的大哭。

怎么真的掉下去了？眼睛有点纳闷，而且木楼梯上的那个小坑是在第五格，这个小先生，走路也太一蹦三跳了。

探眼去看，还好楼梯不高，人没摔坏，只是脸上破了皮，衣裳也钩了。眼睛心里暗暗发笑。十三玲珑已经搀了她回房间，一路上责怪着她走路的不小心。翡翠靠了姆妈，发嗲样的哭得更大声，嘴巴里尽只叫着疼。金盏菊从楼上探望下来，也是止不住地闷着喉咙笑，嘴里嗑着的瓜子皮，吐得更爽气了。

下午出局子的东房大先生邢安娜回来，被小汽车送到门口，叭叭两声喇叭响，眼睛慌忙去接。凯丽二话不说大包小包的就统统往眼睛身上一堆，只扶了邢安娜上楼。眼睛叹口气，跟在后头，凯丽是邢安娜带来的，和自己不同，除了邢安娜的事，她不管别的，也不听十三玲珑的指派，气焰也大，尤其喜欢对眼睛指手画脚。其实，眼睛晓得，凯丽并不叫凯丽这么个洋名，上次乡下家里人来看她，眼睛偷听到的，人家叫她“翠花”。

“凯丽，倒茶。”邢安娜似乎很累，把洋装甩在一边，调了丝绸的绣花睡衣靠在藤睡椅上。凯丽正在放留声机，眼睛抱着一堆东西眼睛发光地跟着看，她喜欢这个金光闪闪会唱歌的大喇叭。

“戆（沪语：傻）站着做啥？开水也没了，快点去冲好给小姐倒茶呀！”凯丽气势汹汹地对着小姑娘喊。

“哦。”眼睛慢慢摆下东西，指甲一路掐着暗绿色的印花墙纸，拎了铁皮壳的热水瓶往外厅走。周璇的细嗓音缓缓地自大喇叭里转出来，咿咿呀呀的，很是好听。

先生：旧上海高等妓院中称呼高等妓女为“先生”。

长三堂子：旧上海对高等妓院的称呼。

北边小班：这里指北方的二等妓院。

弹咯路：老上海弄堂里特有的一种由石块和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有凹凸感，现今基本已经销声匿迹。

讨人：指老鸨买下来的妓女，终身利益为老鸨所有，没有自由。

小先生：也叫清倌人，指还是处女的妓女。

出局子：也叫出堂差，指有客下帖相邀，妓女外出应酬。

2 死猫

院子里有架秋千，是十三玲珑请人扎的，刷了白漆。小十三翡翠在上头挂着，破了的面皮擦了红药水，换了一色的水蓝旗袍，白袜子布鞋，用绸带绑了两条长辫子，就这么闲散着两条腿上下晃荡着。眼睛在角落里眼巴巴地看，随着翡翠的上下摆动，觉得自己也好像在秋千上翻飞起来，一会离天这么近，一会又那么远。这秋千，夜半无人时，眼睛也偷偷荡过，但不敢这么使劲，怕声音太响，被别人发现。

三四个衣装笔挺的男人经过，眼睛认得，其中一个，是西房潘楚伶的常客汪先生，他喜欢和潘楚伶下棋。

“吆，想不到在这里还能看到个噤清爽相的女学生！”眼睛寻着声音看，说话

的是个眉毛粗粗的年轻男人，脸很白，嘴唇很薄。小姑娘下意识地皱眉，白皮肤，薄嘴唇，都不是眼睛喜欢的。

“侬不认得吧。”汪先生笑着拍他的肩，讲，“漂亮哇，这是十三岁就上过小报花名册的翡翠小先生，小曲唱得叫怪（沪语：很）好咯。”

这时，小先生已经站起来，点头向他们问好。

汪先生瞧见她脸上的伤，马上一脸关切：“小先生的面孔哪能（沪语：怎么）啦？是不是被人家欺负了，啥人敢欺负你，讲给我听！”

小十三翡翠忙用手掩了伤口，娇嗔着回答：“有噶明显啊？是人家不小心碰着的，被汪先生这样一眼看出来，我下趟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一群人哄笑，此时潘楚怜撩了门帘出来，笑盈盈地招呼：“老汪，来了就快进来了，小菜都要冷掉了。”

“老汪？”有人用肩膀杠了下汪先生，“叫得像你屋里老婆样的。”

“第几个老婆啊？”

一阵调笑之后，众人上楼。眼睛看见那年轻人回头朝翡翠拼命眨眼睛，翡翠依旧捂着受伤的半边脸，另外半边脸坨红着笑。待人走尽了，她的笑容也散了，依旧吊着在秋千上望天，眼皮都不动一下，死了一样。

此时，厨房里却是一阵尖叫，仿佛炸了锅。小先生的眉毛动了下，依旧看她的天。眼睛小跑了去，眼前的一幕却让她吓了一跳。

猫死了。

猫是伍阿姨前些天抓来捉老鼠的，很肥硕的大猫，今天一早却不见了，厨房也是一团乱。猫被发现压在碗橱后头，血已经干了，头变了形，身体一团污秽，肠子挂着，黑的黄的。

“我讲哪能噶臭呢。”凯丽捂着鼻子。

“哪一个杀千刀的干的！”伍阿姨用报纸把猫包了，嘴里絮叨着诅咒，“不得好死的……”

“侬！”凯丽一下子目光灼灼地指着眼睛，眼睛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凯丽跳叫着喊，“就是讲你，昨日夜间你把后门关好了哇，讲不定又是哪一个无聊的小瘪三弄出来的，哪一天要是混进来个贼骨头（沪语：小偷），哪能办啊？”

“我……”眼睛说不出话，伍阿姨狠狠瞪她一眼，说：“伊会承认哇？三棒头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

眼睛瞧着报纸里的那一堆，有些泪汪汪的，讲：“我去扔掉吧。”接过来，捧着慢慢地往外走。昨日，小姑娘还给这猫喂了吃剩的小半条鱼，它规矩地吃干净，刺剔得清清楚楚，吃完了自己洗脸，爪子蜷起来，毛茸茸的，像戴了毛线手套似的。当时，眼睛满足地站在旁边看，为什么满足她不晓得，但这种感觉，很不错。

眼睛把猫裹了放进河里，扑通一下沉下去，就没了踪影。她忘了是听谁说的，猫啊狗的，是要水葬的。眼睛很接受这个说法，她坚信水底是有龙宫的。回去的时候，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眼睛觉得心里涌着说不上来的悲哀。四马路会乐里的红灯笼已经挂起来，像极了那个快要坠下的大太阳。

半夜里，绵绵的雨下起来，小十三翡翠发起了高烧。病来得突然，连夜请来的医生给打了针，到凌晨烧是退了些，但嗓子还是沙哑，鼻子呼呼的，只能用嘴喘气。

“姆妈，我难过死了。”小先生嘟囔着，指指头上，让眼睛再换块新的冷毛巾。

“不要死啊死的，触霉头啊。”十三玲珑打了个哈欠，讲，“老娘为了你一个夜间都没休歇。眼睛，看好小姐，等歇去烧点稀饭，弄得薄点。我先去困觉（沪语：睡觉）了，有啥事体（沪语：事情）再叫我。”

眼睛听话地煮粥，上眼皮搭着下眼皮，才烧上火，就听见小十三翡翠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地尖叫，慌忙奔去，各屋的灯也都亮了。眼睛进门的时候，台灯幽白的光下翡翠正光着双脚在冰冷的地上跳，见了眼睛，像抓救命稻草般的一把拽住，喊：“好多蚂蚁啊！你快看看我身上有哇？快啊！”

眼睛把大灯拉亮，仔细地检查小十三翡翠身上，即而摇头，讲：“没，真的没。小先生，你冷哇，我给你拿衣裳哦。”说着就去床头拿外套，哪知刚刚才稳定点的小翡翠又是哇的一声大哭，狠狠将她攥住，讲：“不，不要去啊，床上，都是蚂蚁啊！”

这时，各屋的人也都到了，十三玲珑气得跺脚，讲：“我刚困下来，又哪能啦？”

小十三翡翠带着哭腔喊着：“姆妈，我床上，都是蚂蚁！”

“瞎讲！”十三玲珑上前一把掀开被子，也呆了。许多的小黑点，在枕头的边缘蠕动着，似还有东西移动，定睛一看，竟是半块糖。

“依又在床上吃糖了？”

“我没……”

“还要赖！”

“翡翠，你头发上好像有只蚂蚁……”金盏菊大惊小怪地叫。

“我来看看，哪里有啊？你就不要吓她了！”

“天地良心哦，我刚刚真的看到……”

“姆妈！”

“好了！”十三玲珑被吵得有些不耐烦，眉头紧皱着，讲，“我看你快点去打把浴（沪语：洗个澡）好了。眼睛去烧开水，这床被单也调了，明朝伍阿姨来了再叫她帮忙消毒。”

“妈妈！”翡翠还是紧张地摇着她的手。

“还不放心啊，”十三玲珑的眼睛瞪起来，讲，“不放心就把头发剃光！”

见没事体了，众人也就散了。此时，十三玲珑却忽然叫住了一直立在最外头的北房大先生裘纨素：“裘先生，还剩两个礼拜哦。”

这时，裘纨素已然转身要走，听见这话，嗯了一声，走得更快了。潘楚怜紧了紧披着的睡袍笑起来，讲：“看样子，北面是要有新先生了。”邢安娜脚步顿了顿，即又往前走。倒是金盏菊接过话茬，睨笑一声讲：“人还没走呢，您就瞎起哄。再讲了，你又不是妈妈，这事，和您有关系吗？”

潘楚怜鼻子里哼了声，白了一眼就转身回屋。

“妈妈，”金盏菊靠在栏杆上，把手伸出去接房檐上大颗大颗坠下来的雨水，讲，“妈妈，您看，清明节快到了，早上死了个猫，现在又是这个事，稀奇古怪的，要不要请个师傅来驱驱邪啊？”

十三玲珑还未说话，紧偎着她的小先生翡翠已经拼命地点起头来，被十三玲珑一个冷冽的眼神又吓得低下头，玲珑妈妈讲：“一个个都当老娘钞票多得没地方用了啊？不过两只蚂蚁，大惊小怪！”

小报花名册：旧上海四马路的娼业昌荣，之后就有专门刊登妓院信息的报纸出现。这些报纸等于是妓院的广告，经常会刊登一些高等妓院和当红妓女的最新变化，并定期评比出诸如“花街皇后”等称号的红妓。

四马路会乐里：四马路在解放前是上海最大的集娼地，会乐里是真实存在过的当时最大的高等妓院之一。在当时，高等妓院有挂红灯笼迎客的习俗。

番外 父女之坟

一个好看的小姑娘。

因为好看，所以人人都叫她小妖精。

久而久之，她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深宅之内，她住在最里边，窗户纸破了，在晚上，呼呼地漏着风。所以，她干脆支起来，让明硕月亮的光华流进来，沉迷地看。看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

屋子旁边是口大井，每天奶娘都在井边洗衣服。阖府的衣裳，似乎怎么洗都洗不完。她待在边上，扔石子跳格子，哼着谁也听不懂的调调。有时候太阳好，晾开的床单在暖和的风里鼓着，她把身体裹进去，一层层地卷，咯咯地笑，喃喃着说：“好极了，没人找得着我了。”

她的生活，似乎就局限于这个屋子、这口井。

有时候，她也会出去，把脸抹得干净，奶娘领着，穿过花径亭榭，在还来不及看清脚下彩色

石子的小路有几种颜色，就被匆匆带去前厅，去见她的父亲。当然，并不是只她一个去见这个叫父亲的人，每当他回来，通常是满满一厅堂的人，有许多的小孩子叫着闹着。这个时候，她常常是立在最旁边，眼睛只盯着堂上挂着的富贵牡丹，汁色浓艳，仿佛眨眼间，颜色就会淌下来，像奶娘熬的梨膏糖，味道很甜。每个小孩子都有礼物，父亲给的，她也有。每一次，她都安静地拿，不说话，只牢牢看那东西，每次都不同，衣裳、小挂件、各色的糖果、洋装的布娃娃。无论喜不喜欢，她都是一个动作，紧紧抓住，攥在胸口。

这个时候大娘总说：“瞧这小妖精，拿了东西谢字都不说一个，没教养的东西！”

父亲对她，也只是轻微一声叹息带过。她对父亲，也只是依稀记住了那晦暗的皮肤和灰白的头发。父亲每次再出门做生意，也是一大家子人一窝蜂地送，她叫不出的姐姐妹妹还会死了人似的扯着嗓子哭。她靠在门的角落，眼瞧着那丝丝的白发在清早的风里轻轻撩动，心里想着的，是下一次的礼物。

她知道，她像极了她的母亲，奶娘说的。母亲的名字叫妖精，大娘说的。

因为母亲是妖精，所以她是小妖精。

奶娘说：“你娘，是世上最好最美的。”

原来，世上最好最美的，就是妖精。

她不记得母亲的样子，按理说她应该记得。她记事很早，她记得自己三岁时用砖头砸死了一只青蛙，砸得扁扁的，因为她总抓不住它，所以砸扁了埋起来，就不会找不着了。母亲是她快五岁时走的，奶娘说是去看戏，是冬天，什么都没带，只穿了件薄呢外套就出去了。出去了，就没再回来。如今，她十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过往的岁月里有过这样一个妖精一般美丽的女人，甚至，连个影子的轮廓都没有。

奶娘很会讲故事，半夜里搂着她说《聊斋》，小倩、细柳、白秋练，一遍一遍，说得睡着了。她的精神却好，眼睛很亮，拼命地摇：“奶娘，再说嘛，还要听！”

故事听得多了，她学得绘声绘色，便去埋青蛙的地方讲给青蛙听。她给青蛙起了名字，叫作扁扁。当年，她把青蛙敲得扁扁的，眼睛碎了掉出来，白白的汁，黑黑的血，她把和了泥土和血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咸咸的腥。她笑了，笑得比旁边的更大声，嘴里嘟囔着：“扁扁！扁扁！”

很多时候，她会带着好吃的来找扁扁，比如梨膏糖。它是她的朋友，有什么她喜欢的，都会和扁扁分享。

这天，她带来了一只猫。她在草丛里发现的，黑狸花的纹，很漂亮，声音很小，皮毛很软。

“扁扁，这是咪咪。”她把裹了布条的猫咪拎起来晃了晃，说，“我给它做的小衣裳，好看么？”

猫咪有些惊恐地叫，她把它的放在膝头，说：“别害怕，小猫，你听我的话，和扁扁一样，就有糖吃。”

她仔细地观看小猫，忽然叫起来：“你有胡子呢，你是个女孩子，怎么有胡子呢，真丑！”伸手就去揪，猫咪吃痛地嚎叫了一声，啪的挠了她的脸，转身就逃。她呀的叫起来，一摸，有血渗出来，却也顾不得疼，跑着跟去。

“咪咪，别跑，我要生气了！快停下来！”她喘着气叫。

“是你在吓我的猫么？”她止住脚步，盯着面前有些嗔怒的女孩子，比自己大些，是哪屋的姐姐，她不记得了。

“你的，猫么？”她一字一顿，即而摇头，“不，它是我的。”

女孩子上下打量她，嘲睨着笑起来：“你脑子有问题么？”随即向猫招了手，“大虫，回家了！”猫似真的认识这女孩，一声召唤之下竟喵喵一跃进她的怀里。

她咬着下嘴唇，眼睁睁望着那女孩子抱着猫咪就要走远，不促防之间就冲了上去，一把抢了就往自己的屋子跑。

“你干什么，快放下！”那女孩子跟在她后面追。她闭着眼睛疯跑，猫咪在挣扎，她抱得更紧：“就要到家了，咪咪，听话！”

看到屋子了。此时，她却凑巧地摔了一跤，猫也被摔得老远，受了惊吓，噌地蹿到了井壁上。

那女孩子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来，见她跌在地上，鼻孔里哼了一声在她身边走过就去接那猫咪：“活该！”

她的手掌生疼，怕是在泥地上蹭破了，一看，两只手血淋淋的不听使唤地颤。一瞬间，她委屈得想哭，瞅着那女孩的背影却没掉下眼泪来。她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噔磨了一下，想也没想就站起来呼地往前一扑。那女孩子刚要抱到猫咪，不设防之间就被这么直直一撞，咚地就落到了井里。

她听见对方的惊叫，然后是一声闷响，有丁点的水花溅起来。

噓了一口气，她看着井边惊魂未定的猫咪，还好，猫没掉下去。

“你以前叫大虫？”她抱起猫，有些不满地抽抽鼻子，“真难听，还是咪咪好听。你说不是吗？”

番外：源于日本，指故事主干外的一些分枝故事，将故事中的人物另作处理开辟一个新小故事或类似主体的故事由另一些人来讲述或上演。此处指讲述主干故事中提到但没有细说的细节。

跳格子：也叫“造房子”，是老年代民间女孩子的一种小游戏，用砖头或树枝在石板或烂泥地上画出格子，按丢石子的格子数双腿或单腿跳跃。这也是上海老弄堂中的小孩子经常玩的游戏之一，类似这般在小环境中可以娱乐至今仍保留着的游戏项目还有很多，如抽陀螺、滚铁圈、打弹子等。

梨膏糖：此种可以治疗咳嗽的药糖至今已经有150年的历史，有“本邦”、“苏邦”、“杨邦”等之分，也是上海城隍庙至今热销的特产之一。

番外 父女之 女儿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乎你。其实，每次回来，我并不想见到你，你的眼睛直勾勾的，

太像你母亲。

你知道，你的母亲瞧不起我。每次你抱着我送你的东西，无论贵重与否，都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如果当年你母亲，也有你这般的表情，哪怕是一次，我想我此生，也就没有遗憾了。

说真的，我也说不出她哪里好，她是显贵之女，那又怎么样呢？倒台了，还不如我这个买卖人，何况她是庶出。我真搞不清她如此骄傲的缘由，问也没用。她不喜欢和我说话，和你一样。

在床上，我不知道这样和你说是否妥当，但你要明白，父亲也是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女人，在床第之间，在我对她疼爱的整个过程里不发一点声音，不做一丝回应，你能了解我的心情么？打她耳光，我是迫不得已，否则我会以为她死了。你母亲是个犟脾气，打出血来，还是一动不动。这让我沮丧，你明白么？因为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才能打动她。

我总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情景。她穿着耀眼的旗装，容颜恬静地立在她父亲身后，眼睛很大，像融了的雪水，朦胧得透明。她很知礼地叫我叔叔，声音真好听。当时我就想，如果能把她带回家就好了。

当时，你外公刚刚开始做生意，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很多人不敢帮他，只有我，顶着诸多的压力帮了他众多的忙。我是你外公家的恩人，大恩人，你知道么？你母亲是个不懂规矩的女人，不晓得什么叫投桃报李。

她嫁过来的时候，双手被绑着，都勒出了红印子。我瞧着心疼，帮她松了绑，谁知她在喜堂上就扯了头盖疯了似的往外跑。那么多的客人，不是让我丢脸吗？我不是故意用茶壶砸她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茶壶怎么就这般不经打，轻轻一敲就碎了。我当时是气着了，真的气着了，只觉得头疼。你母亲是何时晕的，我真的不知道。

你和你母亲真像，一天比一天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但你比她好。因为，你对我好。

那次，你第一次叫我父亲，你就那么直愣愣地说：“父亲，不是我。”或者，你没看见，我端着杯子的手在颤抖。你叫父亲的神情，和当初你母亲唤我叔叔时是那么相似。只是你更小，瘦弱得想让我把你握在手心里。

我知道，是你杀了你姐姐。但你说没有，就没有。我不在乎众多的女儿中少了那么一个，只要，你这个女儿，还在我身边。你是她生的，你是你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你很开心我带你出门做生意，我也很开心。其实，这世界上只有我和你，就够了。

你的身体很软，比你母亲的还软得多，你在床上的表情也比她丰富得多，会疼得皱眉，会出汗，会喊叫。我很爱你，真的，我的女儿。

你十一岁，我送你一个蛋糕，这是个稀罕玩意，好容易才买到的，你却不喜歡。你说，你要上学。

我不喜欢你上学，因为怕你会走。你母亲也喜欢读书。那时候，整整一屋子的书。书看得多了，人就会长出翅膀，飞走了。但你喜欢，以至于不再理我。我很害怕，想了又想，还是请了先生来家里教你。而我，就坐在一边看着你，看着看着，就犯困睡着了。

这几年，梦多起来，坐着也会做梦。我又看见你母亲了，她牵着你，执拗地往前，不肯和我回家。砖头拍上去，只一下，就倒了。血是深红的，渗到泥土里，是夏天，她穿着翠绿的旗袍。

我觉得，她像一个碎了的西瓜。

我傻了，你也傻了，蹒跚着过去拉她的手。你是不能和她走的，你是我的。我忽地推开你，接着用砖头使劲拍，拍得血水蒙住了我自己的眼睛。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却看清你的。你也抱着一块小砖头，拼命地砸一只青蛙，已经扁了，血肉模糊。你瞧着我，咯咯地笑，很大声。

我把你母亲埋了，带你去河边洗脸，你还死拽着那只青蛙，手指掰也掰不开，嘴里叫着：“扁扁，扁扁！”

有时候，睁开眼，你母亲就仿佛在我面前，再一看，是你。你会捏着我的鼻子，也不顾先生在场，放肆地笑：“爸爸，你又偷懒了！”

这两天，我在想一件事，关于你的奶娘。她是自你母亲嫁过来便服侍着的，很得你母亲喜欢。如今，我们快活在一块，而你母亲却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底下。你说，要不要让你奶娘去跟你母亲做个伴呢？

3 角落里的女人

小先生的病经昨晚的惊吓一下子重起来，浑身没了力气，鼻涕浓得塞满了鼻孔，干了，剥下来，扯了嫩皮，鼻翼两侧血红，痛得嘶嘶的。

看样子晚上定好的局子小先生是去不了了，十三玲珑差人送了信去。对方是老主顾，本地的乡绅，很通情达理的老头子。知晓了，还差人带了几斤水果来以示慰问，但说晚上的饭局是已定的，无论如何都要聚春堂出个人去。

于是，叫了裘纨素去，眼睛跟着。北房间的这位是许久没出过局子了，如今拣了小辈的漏子，脸上更是不好看。金盏菊从二楼探出还敷着薄黄瓜片的脸，很大声地喊：“裘阿姐，出局子啊！”

邢安娜也正要出门，看见裘纨素，随口说：“裘阿姐去哪，我让小汽车送送？”

“不用不用，”裘纨素脸上一阵红白，低声讲，“姆妈安排好黄包车了。”

“哦，是出局子啊。”意识到说错了话，邢安娜的表情也有点讪讪的。今天，邢先生穿了一步长到脚踝的花呢摆裙，大蕾丝花边的上衣，戴一顶宽檐的西洋帽子，头发是阔大的卷。而只穿了件窄身暗银色平绒旗袍的裘纨素站在她旁边，连眼睛看着都觉得是有些寒酸。

黄包车的轮子骨碌骨碌地滚，眼睛很好奇地看着漂移到后面的路面。今朝真好，裘先生让她也坐在车上，往常，她都是只有跟在后边跑的命。裘纨素不说话，脸转在另一面不知在想些什么。眼睛也不管，只希望时间过得再慢些，离目的地再远些，好让她在这车上待的时间更长些。

吃饭的都是本地人，很热闹，裘纨素浅浅地笑，被灌了几杯，又被老头子拉着唱了小曲。琵琶拨得咚咚的好听，老头子很满意，乘着酒性附在她耳边说想留她

下来。按理说，裘纨素不是小十三翡翠这样的清倌人，又欠着十三玲珑的约钱，留宿一夜或者就有了个常客，与她而言是个翻身的大好机会。但想了想，她还是以身体不适拒绝了。老头子脸色一下沉了，但也没有强留。裘纨素出来的时候，已经近九点了，比起屋子里面的热火朝天，外边的空气凉冰冰的，摸了摸脸，脸上，还残留着酒气的香烫。

恍惚间，裘纨素就看见了那个男人，就站在她对面。模糊的脸，忧郁地看过来，仿佛又在责怪，她喝多了酒。嘘口气，她知道，一切都是幻象，揉揉眼睛，火辣辣的。

天上云层很厚，重得好像要掉下来。她看见青白光路灯底下背对着自己灰布衣裳的小姑娘，影子被拉得长长一截。小人蹲在那里，身子蜷成小小一团，头几乎垂在了地面上，手上不晓得攥着什么东西，在毛糙的水泥地面上来回划着，发出刺耳的吱吱声。

“眼睛啊？”她探声问。

小姑娘唰地转过头来，灯光下脸色惨青，白眼白黑眼珠冷飕飕地看过来。裘纨素吓了一跳，她从未注意过，眼睛挂着大眼睛的小脸原来是如此瘦削的。

眼睛见了裘先生，很开心地笑，牙齿森白。她等了许久了，实在无聊，把十个手指甲都挫完了。

出局子的地方离寄养小人的人家不远，裘纨素止不住心头的思念想去看看。

眼睛跟着她，在一人阔的棚户区小通道里穿梭着。裘小姐进了人家，眼睛照例在门外候着，唆着手指头巴巴地看着敞开的低矮窗户里裘纨素抱着的小囡（沪语：小婴孩），尿布裹得很厚，脸有些皱，仆仆的红。

眼睛看着小囡，嘻嘻地笑；小囡发现眼睛，止不住地嚎。

出来后，裘纨素不说，眼睛也不问。裘先生给了几个铜钿让小姑娘买盐津枣。眼睛欢天喜地收起来，摆在兜兜里，一路跳着走，铜板在口袋里碰撞着，发出零碎的叮咚声。

晚间的四马路，远远的一长条红灯笼，蜿蜒地燃着，着了火般。黄包车过敷衍院，瑰丽玲珑的门庭下边，眼睛瞥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窝在角落里。昔日的一把交椅，如今的提轿娘子，得了肺癆，被赶出来，却是没地方去的，留不下，走不得。花自落下，昔日的恩客也皆成了流水，连影子也是不见了的。

裘纨素暗自叹息，叫眼睛下了车，在女人旁边劝着：“还是走吧，沈家姆妈是啥人，你比我明白，等歇叫了相帮来赶，你的面子要往哪里摆？”

女人费力地笑笑，脸色苍白，讲：“谢谢裘先生了，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讨人，哪里还有地方好让我去呢。”

听到这话，倒是眼睛吃了一惊，睁大了眼看去，朦胧灯色下女人的面孔模糊，